





# 城市意象

英国文学中的城市

陈晓兰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市意象:英国文学中的城市/陈晓兰 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1

ISBN 7-5633-6288-6

I. 城… II. 陈… III. 文学研究—英国—19世纪  
IV. I561.0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23600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工业北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960mm×1300mm 1/32

印张:7.75 字数:200千字

2006年11月第1版 2006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价:30.00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 出版说明

该套系列教材是上海市中文教育高地——上海大学本年度的重点建设项目,该项目包括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文艺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汉语言文字学等二级学科所属的主要选修课。通过这些选修课教材的建设,达到如下几方面的目的:

一、促使教师科研成果转化为本科教学的内容,增强本科教学的学术含量。

二、更新选修课的教学内容,把学科发展的前沿问题与基础教学结合起来,拓宽本科学生的学科视野。

三、使本科学生掌握学习中国语言文学的基本方法,提高研究具体问题的能力。

四、提高本科学生的人文素质,实现人文精神的传承,把学生培养成具有爱国精神、深厚文化素养和较强社会实践能力的专业人才。

在上海市教委、上海大学、上海大学文学院各级领导的指导下,上海大学中文系正在为上海市中文教育高地的建设而努力工作。相信该系列教材的出版能为中文学科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期盼得到各级领导和同行专家的批评指正。

上海市中文教育高地上海大学系列教材  
编辑委员会

## 前 言

秘鲁学者赫尔南多·德·索托在他的那部《资本的秘密》中说：

第三世界国家和前共产主义国家正在经历的工业革命，就像西方国家两个多世纪以前所经历的那场工业革命。两者的差别仅在于，这场新的革命正在以更快的速度蓬勃发展，正在改变更多人的生活。……城市周围一度平静的地区现在成为最新的发展地区；按照欧洲风格建造起来的城市除了具有更加嘈杂的地方特点之外，还掺杂了对美国社会风格的模仿。<sup>①</sup>

对于关注现代及后现代问题的当代西方学者而言，或许，目前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正是一个观察、研究现代化进程的活标本，并可以从中窥见西方那已经成为历史但却深深地现代人的灵魂上留下刻痕的现代化经验。将“中国”乃至“东方”或者“第三世界”的现代化问题作为研究对象或者作为比较研究的参照系，出现在最近20年来西方现代与后现代的一些研究话题中。某些跨越时空、文化渊源和时代限定性的共同问题，似乎是所有民族现代化进程中无法避免的，诸如环境的污染、人口的高速度大规模集中、贫富悬殊、难以控制的社会犯罪、流动性、无根感、不安全感、情感上的冷漠和个人的孤独等。

---

<sup>①</sup> 赫尔南多·德·索托：《资本的秘密》，王晚冬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3页。

本书的出发点是，处身于中国本土的现代化、城市化漩涡，站在中国本上，遥看 100 多年前不仅推动了世界现代化，更主要的是影响了中国早期现代化、都市化进程的英国，特别是伦敦所遭遇的一切。

本书的主体研究对象是作为一个时代人文备忘录的文学，而更广泛的资料来源则是过去几十年间中西方关于英国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及大都会伦敦的诸种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涉及到有关城市的所有范畴：城市发展史、城市规划建设、商业活动、政府管理、法制建设、城市思想、城市旅游指南等。这些非文学的话语形式描绘了英国及城市的另一个面貌，与当时英国文学中的英国和城市形象有着很大的差异，有时甚至是本质上的差异。本书的目的不是从跨学科的角度对文学与非文学的历史表述和城市想像进行对比，但是非文学的话语所提供的知识却构成了作为本书主体的文学研究的潜在参照系。

本书的目的是在英国现代化、都市化的语境中考察文学领域对都市化、现代化的独特反应和表现。我选取了 18、19 世纪表现伦敦或以伦敦为背景的文学作品，兼及表现其他外省城市生活的作品，其中也涉及到 19 世纪远离主流社会，甚至从未涉足过大都市伦敦或者工业城市的女作家。我所分析的主要对象是：笛福、菲尔丁、斯末莱特、托马斯·德·昆西、布莱克、华兹华斯、雪莱、狄更斯、盖斯凯尔夫人、爱德华·李敦、威廉·莫里斯、H. G. 威尔斯、柯南·道尔等。这些作家的绝大部分作品已经译成中文，至今依然是大学文学课堂的经典著作，也是出版社不断印刷的经典文学普及读物，是大部分非专业的、普通中国人了解英国社会历史、文化的主要媒介之一。我试图透过这些作家个人的城市经验及其文学作品，勾勒文学领域对那个时代的情感反应、价值判断和民族自我评价；观照处在社会文化转型期的英国人的经验世界、他们的生活状况、他们的欲望、他们的价值准则、他们的德性以及他们所遭受的精神创伤。我的阅读历程并不是令人愉快的，有时甚至令人压抑，破坏情绪。18 世纪前半期的英国人基本上是快乐的、明朗的，但也是非常狂野的。他们对财富的价值给予充分的肯定，渴望金钱和力量，把金钱看作幸福生活和获得人性尊严的保障。19 世纪的英国人却不快乐。一切都是那么阴暗。烟雾弥漫的城市，恶劣的生活环境，多雾的天气，泥泞的街道；变节的堕落绅士，意志坚定、性格偏执的中产阶级，灵

魂粗糙的、反叛的下层社会；变态的、脾气暴躁的虐待狂；腐败的机构；阴郁的、受虐待的孩子；凶悍的泼妇，愚蠢的势利女人；不择手段的骗子，无所事事的花花公子；冷酷无情的工厂主；狂野的、好看热闹的人群；如果不被送上绞刑架就被流放到殖民地的罪犯……这就是19世纪英国人的主体文学群像。他们成了金钱的奴隶和教条主义、功利主义、工业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牺牲品。他们生活在一个自由放任的时代，但却感到处身“监狱”之中，没有精神的自由。

这样的一种阴郁的城市生活图景与政治经济、城市建设、旅游指南等文本中的城市图景相映成趣。这些有关英国及伦敦的学术著作展现了英国的强盛、在国际事务中的权力地位、无限扩大的殖民地及文化影响的覆盖面；展示了伦敦作为欧洲最大最重要城市的荣耀、繁荣、昌盛，其面积的不断扩展，人口的不断增长，不断出现的豪华建筑物，逐年增加的进出口贸易额，所创造的无数个“第一”，以及对于随着社会的变迁而产生的社会问题，政府的解决方案、法制建设等。其中所表现的都市主义，对于权力、财富、强者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及科学主义的赞赏恰恰与当时处身英国这一重大变迁的文学家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们所创造的那些密切地关注现实，以当时普通人日常生活为中心的文学作品，反映的正是普通人处于那个繁荣、辉煌时代中的感受，展现的是那些不为历史记载、无法用数字统计的“看不见的城市”——人的城市体验。

我曾经废寝忘食地阅读欧仁·苏、巴尔扎克、雨果、左拉、波德莱尔、兰波、简·奥斯汀、狄更斯、萨克雷、勃朗特姊妹、乔治·吉辛、劳伦斯、T. S. 艾略特、陀斯妥耶夫斯基、霍桑、德莱塞、贝娄、黑塞……他们的作品表现了复杂的都市体验，反映了丰富的都市生活，渗透着对城市问题的深切忧虑和强烈的批判意识。

长期以来，伦敦、巴黎、纽约、芝加哥、柏林、圣彼得堡、莫斯科、北京、上海……任何一个作为国家之神经中枢的首都或大都市，几乎都像磁石一样吸引着知识分子、文人、艺术家。他们选择大都市，汇聚在大都市，因为那里有成为文学艺术家所需要的一切，如“出版商、赞助者、图书馆、博物馆、书店、剧院和刊物。激烈的文化冲突以及新的经验领域：压力、新奇事物、辩论、闲暇、金钱、人事的迅速变化、来访者的人流、

多种语言的喧哗、思想和风格上活跃的交流、艺术专门化的机会”。<sup>①</sup>正如亨利·詹姆斯所说:“对于和我一样选择伦敦定居的人来说,伦敦体现了一种最具可能性的生活方式。我是作为一个艺术家和单身汉来选择伦敦的。伦敦是人类生活最集中的体现,是世界最全面的缩影。”<sup>②</sup>

然而,文学家在他们的作品中却表现出对都市的强烈批判,他们选择城市但又厌恶城市,梦想逃避城市。英国历史学家罗依·波特(Roy Porter)在对伦敦两千多年漫长的历史发展的观察中发现:“按照一种荒谬的逻辑,都市生活提供的益处越大,都市文人对它的诅咒也越多。把自然理想化,哀悼乡村纯洁的丧失,在浪漫主义运动中达到了高潮。”<sup>③</sup>在文学家的想像世界里,都市总是问题丛生的,病态、无序、混乱,充满了罪恶和对人的奴役,像地狱,像丛林,像战场,像荒原,像监狱,像坟场……因此,文学家不是都市的颂扬者,而是都市的批判者,文学中的反都市倾向一直伴随着都市的发展,除了少有的例外,如文艺复兴时期和启蒙时期的部分文学家、思想家,把希望寄托于城市,认为城市将带来进步、和平、快乐,将消除愚昧,是自由的摇篮,与乡村严酷的父权形成鲜明的对照。19世纪文学史上的大作家们几乎很少表现他们对于都市的喜爱,城市的黑暗面、混乱无序对他们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成为他们创作的灵感源泉。他们的作品为后世留下的更多的是人类痛苦的城市体验和人类在都市化中所付出的代价。

因此,文学家更多地表现了一种反主流倾向。一种强烈的反都市主义情绪不仅是19世纪英国作家的特点,而且也弥漫在处于相似历史时期的法国及美国文学中,尽管这些作家大多数生活在城市,也不愿离开城市。他们对于城市的问题极其敏感,对城市的批判也不遗余力。在现代化进程中,某些被作为主流价值而得到宣扬的东西,在那些具有强烈批判意识的文学家那里却变成了人类不幸和痛苦的根源,被当作

① 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詹·麦克法兰主编:《现代主义》,胡家峦等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76页。

② Roy Porter, *London: A Social Histo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third edition), p. 280.

③ *Ibid.* p. 160.



垃圾,受到诅咒。

在西方文化的历史传统中观照 19 世纪普遍弥漫的反都市主义情绪,就会看到,对城市的反思与批判是西方文化的一个传统,而且有着源远流长的宗教根源。现代西方文学强烈的反都市主义思想可以看作是文学领域对自由放任的商业主义、冷酷无情的工业化和都市化进程及消费主义的反应,或许也可以看作是西方犹太—基督教中先知话语模式在现代的再创造。《圣经》中世俗的“罪恶之城”和作为“神之城”的“圣城”原型,古希腊、罗马神话和史诗以及哲学思想(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中的城市观不断回响在后世的城市文学中,影响着文学家对现实城市的想像和表述。

本书以 19 世纪英国文学为主,将这一时期的文学置于英国现代早期及工业革命时期城市发展的历史背景中,从文学与城市的关系这一视角,考察作为英国政治乃至世界性经济、文化中心的伦敦,其地理、空间和人文景观对于英国人的民族想像、地理意识、城乡观念的影响;伦敦的发展对现代文人团体的形成、对新的文学类型的产生所发生的重要影响;勾勒文艺复兴时期至 19 世纪各个历史时期英国文学对于伦敦的表现以及 18、19 世纪英国文学中的反都市主义倾向;在不同的作家作品中不断重复出现的城市意象——孩子、妓女、罪犯、坟墓、废墟、监狱等,这些意象来自城市的物质实体,但又被文学家赋予了丰富的象征意义,体现了文学家对于城市的想像和价值评判。此外,对于侦探小说与城市的关系,侦探小说中城市的控制问题,文学家对于工业化的反映,以及 19 世纪末空想社会主义小说中的理想城市及其历史渊源进行了专门的论述。这些分析涉及到英国人对于工业化的态度;文学家的都市体验;文学中的地方感、环境意识;人的城市化、文明化即文化强迫问题;18、19 世纪伦敦的地下世界,城市的犯罪问题,文学家对于“罪”的态度,以及 19 世纪伦敦的现代化进程与机构化及制度改革的关系等层面。此外,英国文学的都市想像和表现话语与《圣经》之城市观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种渊源关系超出了本书的论述范围。附录中“‘人之城’与‘神之城’——《圣经》中的城市”一章粗浅地勾勒了《圣经》中的城市意象,涉及到《圣经》中对世俗城市和异教城市的诅咒、罪与罚的城市观、妓女作为罪恶之城的隐喻、荒原意象以及圣城的思想。

在此拙作付梓之际，特别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陆建德教授，他拨冗仔细阅读了书稿，并校正了错漏之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副总编郑纳新先生、编辑周伟先生为此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深表谢意。

本课题的研究得到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的资助。

本书的出版得到上海市上海大学中文教育高地的资助。

特此致谢！

陈晓兰

2006年7月于上海寓所

## 目 录

前 言 .....	1
第一章 英国文学与伦敦 .....	1
一、现代早期伦敦的崛起与英国文学的繁荣 .....	4
二、18、19 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伦敦及反都市主义之谜 .....	15
第二章 城市·坟墓·废墟 .....	32
一、坟场:保存并拯救了人类的历史记忆 .....	32
二、死亡之城:笛福《伦敦大瘟疫亲历记》 .....	37
三、死城的复活:李敦《庞贝城的末日》 .....	43
四、腐朽之力:狄更斯小说中的废墟意象 .....	53
第三章 城市中的儿童与少年 .....	72
一、作为城市象征的儿童 .....	72
二、狄更斯小说中的孩子形象 .....	78
第四章 城市的“地下”世界 .....	97
一、罪犯:伦敦的民间“英雄” .....	97
二、笛福小说中的“妓女商人” .....	103
三、菲尔丁小说中的“强盗商人” .....	113
四、狄更斯小说中的罪与罚 .....	119
五、作为权威、秩序象征的监狱及司法体系 .....	130

<b>第五章 侦探的城市:可控制的城市</b>	
——以柯南道尔侦探小说为例 .....	148
<b>第六章 工业化的图景</b>	
——盖斯凯尔夫人小说中的曼彻斯特 .....	164
<b>第七章 城市乌托邦</b> .....	184
一、“天堂城市”的寓言 .....	186
二、16、17 世纪空想社会主义小说中的乌托邦城市 .....	190
三、19 世纪空想社会主义小说中的理想城市 .....	201
<b>附 录 “人之城”与“神之城”</b>	
——《圣经》中的城市 .....	211
一、城市与罪恶 .....	212
二、妓女:罪恶之城的隐喻 .....	218
三、罪与罚:火与剑的洗礼 .....	221
四、荒原:被毁灭的城市景观 .....	226
五、神之城——圣城——的重建 .....	227
<b>参考文献</b> .....	231

## 第一章 英国文学与伦敦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有关英国现代化、都市化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不可胜数。1994年出版的伦敦历史研究著作目录所收录的专著就有21778部<sup>①</sup>,至于论文简直就多得无法记数了。这些研究几乎涵盖了一个城市的自然、生态、经济、制度、日常生活、象征体系等所有领域。如伦敦通史、断代史、空间规划史、各区域发展史、建筑史、教堂史、街道史、街名演变史、伦敦自然史、人口史、监狱史、叛乱的历史、伦敦的夜晚、伦敦的地下世界、伦敦的未来、伦敦的生活、伦敦的石头、伦敦的灵魂、伦敦的神话、伦敦的名人、伦敦语言的变迁,以及有关伦敦的各种话语的研究著作,如考古学家的伦敦、伦敦地图史、新闻消息中的伦敦、绘画中的伦敦、电影中的伦敦、旅游者和外来者的伦敦、伦敦研究史、伦敦文学艺术史等。

从文学与城市的关系这一视角考察英国文学,把英国文学放在英国城市发展的历史背景中,就会看到英国文学的发展与城市的发展变迁、特别是与伦敦的崛起与繁荣有着密切的关系。12世纪开始的城市复兴,都铎—斯图亚特王朝时期(1485—1714)现代伦敦的崛起并走向繁荣,18世纪后期工业革命以来新兴工业城的涌现、古城的现代化、国家的城市化,无不影响着英国文学的发展。而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伦敦,对于英国文学而言,其无与伦比的影响则是毋庸置疑的。有人甚至把这种影响看作是“生成性”的,认为“英国文学起程于伦敦”。因为,被称为英国“诗歌之父”和“现实主义文学奠基人”的杰弗利·乔

---

<sup>①</sup> Peter Ackroyd, *London: The Biography*. Nan A. Talese, Doubleday, New York, 2000, p. 761.

叟(1340—1400),用伦敦方言进行创作,使伦敦方言能够用来抒发情感、表达抽象的思想和具体的概念,由此奠定了英国文学的语言媒体特征,奠定了英国文学的形式基础。乔叟是伦敦的儿子,他出生在伦敦泰晤士街,在伦敦文化的孕育下成长。乔叟也是最早表现伦敦生活、反映伦敦市民情绪的英国作家,他的作品表现了伦敦的各个阶层和形形色色的趣味及各种风俗习惯。他死后葬在西敏寺,围绕着他形成了英国文学的“神庙”——诗人角。



西敏寺诗人角:1400年10月25日杰弗利·乔叟在伦敦逝世,葬在西敏寺,围绕着他形成了英国文学的“神庙”——诗人角。葬在此处的诗人还有斯宾塞、莎士比亚、米尔顿、本·琼生、德莱顿、艾迪生、塞缪尔·约翰逊等。

文艺复兴时期的伦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产生文学艺术的氛围,催生了艺术家、文人团体的形成,使英国文学达到了第一个高峰期。正如耶鲁大学教授曼雷·劳伦斯(Manley Lawrence)所说:

现代早期的伦敦催生了自公元前5世纪雅典以来从未有过的文学创作与表演的早期文人团体和社会群体。他们在伦敦公共生活中的积极作用,对于伦敦人文主义的产生与伦敦文化的转型都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宫廷为知识分子提供庇

护,一个重要的文学圈子围绕着菲力普·锡德尼形成。而另一个圈子则围绕着诺森伯兰伯爵和瓦尔特·罗利<sup>①</sup>爵士形成,其中包括马洛、乔治·查普曼。此外,还有法学院和西敏寺吸引了全国各地的知识分子。宫廷和法学会为戏剧表演提供了大量的观众,都市通俗口头文学——民谣、民歌——继承了都市笑话和地下传奇的传统在城市的街和酒馆流传。面包巷的美人鱼客栈(Mermaid Inn)中的常客就有罗利爵士、约翰·多恩、琼生、博蒙特<sup>②</sup>和莎士比亚<sup>③</sup>。<sup>④</sup>

在此后的若干世纪中,伦敦一直都像磁石一样,吸引着王国各个角落乃至世界各地的文学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他们在城市的公共生活乃至王国的政治文化事务中都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伦敦也是产生和孕育伟人的摇篮。正如 A. D. 阿德考克(A. D. Adcock)在《伦敦的名屋和文学圣地》(Famous house and literary shrines in London)中所说:

在伦敦出生的这样那样的名人,艺术家、诗人、小说家、政治家,要比帝国其他城市多得多。许多即使不是出生在伦敦的人,如康格利夫<sup>⑤</sup>、约翰逊博士、菲尔丁、理查生、谢里丹、狄更斯、萨克雷、卡莱尔、惠斯勒<sup>⑥</sup>、萧等,也把伦敦当作自己的出

① 罗利(Sir Walter Raleigh, 1554—1618),英国探险家、作家,伊丽莎白宠臣,早期美洲殖民者,因被指控阴谋推翻詹姆士一世被监禁于伦敦塔(1603—1616),后于1618年被处死。著有《世界史》以及一些散文、诗歌。

② 博蒙特(Francis Beaumont, 1584—1616),英国剧作家,独创与合作的剧本有50多部。

③ 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1585年来到伦敦。1613年,莎士比亚离开伦敦后在做乡斯特拉特福安享晚年,直到1616年去世。有人说他在离开伦敦后就无所作为,这正好证明了伦敦与他的成功的关系。

④ Manley Lawrence, *London in the Age of Shakespear, An Anthology*. Croom Helm, London & Sydney, 1986, p. 22.

⑤ 康格利夫(William Congreve, 1670—1729),英国王政复辟时期的风俗喜剧作家,以喜剧对话和讽刺手法刻画英国上流社会。

⑥ 惠斯勒(James Abbott Mc. Neill Whistler, 1834—1903),美国画家,长期侨居英国,主张为艺术而艺术,以夜景画、肖像画和版画闻名。代表作有《白衣少女》、《艺术家的母亲》,铜版画《威尼斯风景》等。

生地,变成了伦敦人。<sup>①</sup>

阿德考克描绘了伦敦的文学家、艺术家和伟人的足迹,勾画了一幅伦敦的文学地形图:培根出生在最古老的斯特兰(Strand)街,斯宾塞出生在东史密斯菲尔德、伦敦塔附近。被称为16世纪杰出的伦敦史家的约翰·斯拖(John Stow),也出生在这里,他的父亲或祖父是康丘的裁缝。弥尔顿出生于伦敦面包街,父亲是公证人。布朗宁出生在靠近市中心的圣迈克尔—勒—奎恩教区(St. Michael - Le - Quern)。多恩生在切普塞德的伍德(Wood)街。威廉·布莱克生在索霍区的布罗德(Broad)街28号。蒲柏、兰姆、托马斯·胡德、贺加斯<sup>②</sup>出生在史密斯菲尔德、巴塞罗缪附近。济慈出生在莫菲尔德(Moorfield)。斯图亚特·穆勒生在罗德内(Rodney)街。拜伦出生在卡文迪什广场的豪勒斯(Holles)街……<sup>③</sup>

自文艺复兴以来几百年的英国文学发展史中,伦敦汇集了英国的绝大多数文人、学士、艺术家。除少数例外,几乎所有的英国作家都与伦敦发生着这样那样的联系。生在伦敦,葬在伦敦,因为各种原因选择伦敦、留在伦敦,或者离开伦敦、抛弃伦敦。正是由于这些思想精英们的存在以及他们的活动,把伦敦变成了艺术之都,并给这座城市赋予了丰富的人性。伦敦也为艺术想像提供了无尽的灵感源泉。伦敦作为人类最可见、最庞大的“造物”,或者作为一种无法不与之相关的“伦敦意识”或想像元素,不断回响在文学艺术中,借助文学艺术穿越时空而被广泛体验,成为永恒的城市。

## 一、现代早期伦敦的崛起与英国文学的繁荣

与欧洲的许多城市一样,伦敦也与古罗马有着渊源关系。公元前

---

<sup>①</sup> A. St. John Adcock, "Famous House and Literary Shrines of London", see *Wonderful London*. Silver Jubilee Edition, The Amalgamated Press, Ltd. p. 163.

<sup>②</sup> 贺加斯(William Hogarth, 1697—1764), 英国油画家、版画家、艺术理论家。作品有铜版画《时髦婚姻》、《妓女生涯》等。

<sup>③</sup> A. St. John Adcock, "Famous House and Literary Shrines of London", see *Wonderful London*. p. 163.



54年,罗马恺撒大帝首次向英国扩张,公元前43年,罗马人再次入侵英国,克劳狄乌斯大帝率大军创建伦迪尼乌姆港(Londinium),以卡姆罗敦诺姆(现今的科尔切斯特)为首都,并修筑了第一座伦敦桥以沟通首都和东南的港口。公元61年,英格兰东部爱西尼亚人在王后包迪西亚(Boudicca, ?—62)领导下起义,反抗罗马人的统治,并烧毁了首都,罗马人便以伦敦尼乌姆为首都,并开始了对新首都的建设。罗马人兴建了神殿、会堂、澡堂、剧场、花园、别墅,并于公元190年修筑了城墙。罗马人在伦敦的统治长达400年之久,其统治也随着罗马人于公元410年撤离伦敦而告结束,伦敦也开始走向衰败。在此后的6个多世纪中,盎格鲁人、撒克逊人、丹麦人先后入侵英国,占据伦敦。在9—10世纪时,伦敦的人口只有1.2万人。11世纪初丹麦维京人把伦敦作为首都,从此伦敦便开始了作为王国国都的历史。萨克逊王忏悔者爱德华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修建了西敏寺,近1000年来,西敏寺一直是英国君王的墓葬地,威斯敏斯特区也成为英国的政治中心。1066年,诺曼底公爵威廉(1066—1087在位)入侵英国。外族入侵,连绵不断的战争以及基督教的传播与统治,把伦敦变成了一个多元文化碰撞的城市。12世纪前后,随着贸易的增长,在整个欧洲,市镇生活出现了巨大的复兴,伦敦也是城市复兴运动中的一员。伦敦商业复苏,开始出现了大规模的市镇建设:扩建道路,大建修道院、教堂、城堡和宫殿。征服者威廉一世修建了许多城堡,其中包括温莎堡,以及为加强对商人的控制而在城墙外建造的伦敦塔。也正是威廉一世给伦敦以特权,使其不受贵族的侵扰。1191年,伦敦市镇委员会成立,市区商人开始拥有自治权。1193年,伦敦市民选举了第一位市长。从此以后,由伦敦市民选举市长的传统沿袭了下来。市镇负责贸易的规定,解决城市社会问题,照管城墙的防御、城市治安和消防。正如H. G. 威尔斯所说:伦敦市“承认教会、或皇权、或国王对它有一种含糊的主权”,“国王只有得到允许和通过仪式才能进入伦敦”。<sup>①</sup>

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在16、17世纪,伦敦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经历了第一个黄金时期,奠定了作为帝国的政治、司法神经中枢和金

<sup>①</sup> H. G. 威尔斯:《世界史纲》,吴文藻等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29页。